

林语堂小说集

苏东坡传

上海书店



苏东坡传

上海书店



沪新登字119号

苏东坡传

林语堂著 张振玉译

上海书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上海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影印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3 3/8

1989年10月第一版 1992年3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 4501—9500

ISBN 7-80569-113-4/I·35

定价： 5.30元

原序

我寫蘇東坡傳並沒有什麼特別理由，只是以此爲樂而已。存心給他寫本傳記的念頭，已經存在心中有年。民國廿五年我全家赴美時，身邊除去若干精選的排印細密的中文基本參考書之外，還帶了些有關蘇東坡的以及蘇東坡著的珍本古籍，至於在行李中佔很多地方一事，就全置諸腦後了。那時我希望寫一本有關蘇東坡的書，或是翻譯些他的詩文，而且，即便此事我不能如願，我旅居海外之時，也願身邊有他相伴。像蘇東坡這樣富有創造力，這樣守正不阿，這樣放任不羈，這樣令人萬分傾倒而又望塵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擺在書架上，就令人覺得有了豐富的精神食糧。現在我能專心致力寫他這本傳記，自然是一大樂事，此外還需要什麼別的理由呢？

元氣淋漓富有生機的人總是不容易理解的。像蘇東坡這樣的人物，是人間不可無一難能有二的。對這種人的人品個性做解釋，一般而論，總是徒勞無功的。在一個多才多藝，生活上多彩多姿的人身上，挑選出他若干使人敬愛的特點，倒是輕而易舉。我們未嘗不可說，蘇東坡是個秉性難改的樂天派，是悲天憫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畫家，是偉大的書法家，是釀酒的實驗者，是工程師，是假道學的反對派，是瑜珈術的修練者，是佛教徒，

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書，是飲酒成癖者，是心腸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堅持己見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詩人，是生性詼諧愛開玩笑的人。可是這些也許還不足以勾繪出蘇東坡的全貌。我若說一提到蘇東坡，在中國總會引起人親切敬佩的微笑，也許這話最能概括蘇東坡的一切了。蘇東坡的人品，具有一個多才多藝的天才的深厚、廣博、詼諧，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爛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穌所說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鴿子的溫柔敦厚，在蘇東坡這些方面，其他詩人是不能望其項背的。這些品質之匯萃於一身，是天地間的鳳毛麟角，不可數數見的。而蘇東坡正是此等人！他保持天真淳樸，終身不渝。政治上的勾心闊角與利害謀算，與他的人品是格格不入的；他的詩詞文章，或一時即興之作，或是有所不滿時有感而發，都是自然流露，順乎天性，剛猛激烈，正如他所說的「春鳥秋蟲之聲」；也未嘗不可比做他的詩句：「猿吟鶴唳本無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他一直捲在政治旋渦之中，但是他却光風霽月，高高超越於苟苟營營的政治勾當之上。他不忮不求，隨時隨地吟詩作賦，批評臧否，純然表達心之所感，至於會招致何等後果，與自己有何利害，則一概置之度外了。因是之故，一直到今天，讀者仍以閱讀他的作品為樂，因為像他這一等人，總是關心世事，始終抗言直論，不稍隱諱的。他的作品之中，流露出他的本性，亦莊亦諧，生動而有力，雖骨視情況之所宜而異其趣，然而莫不真篤而誠懇，完全發乎內心。他之寫作，除去自得其樂外，別無理由，而今日吾人讀其詩文，別無理由，只因為他寫得那麼美，那麼邁健樸茂，那麼字字自真純的心肺間流出。

一千年來，為什麼中國歷代都有那麼多人熱愛這位大詩人，我極力想分析出這種緣故，現在

該說到第二項理由，其實這項理由，和第一項理由也無大差別，只是說法不同而已。那就是，蘇東坡自有其迷人的魔力。就如魔力之在女人，美麗芬芳之在花朵，是易於感覺而難於說明的。蘇東坡主要的魔力，是熠熠閃灼的天才所具有的魔力，這等天才常常會引起妻子或極其厚愛他的人為他憂心焦慮，令人不知應當因其大無畏的精神而敬愛他，抑或為了使他免於旁人的加害而勸阻他、保護他。他身上顯然有一股道德的力量，非人力所能扼制，這股力量，由他呱呱落地開始，即強而有力在他身上運行，直到死亡封閉上他的嘴，打斷了他的談笑才停止。他揮動如椽之筆，如同兒戲一般。他能狂妄怪癖，也能莊重嚴肅，能輕鬆玩笑，也能鄭重莊嚴，從他的筆端，我們能聽到人類情感之弦的振動，有喜悅、有愉快、有夢幻的覺醒，有順從的忍受。他享受宴飲、享受美酒，總是熱誠而友善。他自稱生性急躁，遇有不愜心意之事，便覺得「如蠅在食，吐之方快」。一次，他厭惡某詩人之詩，就直說那「正是東京學究飲私酒，食瘦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也。」

他開起玩笑來，不分敵友。有一次，在朝廷盛典中，在眾大臣之前，他向一位道學家開玩笑，用一個文詞將他刺痛。他後來不得不承擔此事的後果。可是，別人所不能了解的是，蘇東坡會因事發怒，但是他却不會恨人。他恨邪惡之事，對身為邪惡之人，他並不記挂心中。只是不喜愛此等人而已。因為恨別人，是自己無能的表現，所以，蘇東坡並非才不如人，因而也從不恨人。總之，我們所得的印象是：他的一生是歡歌載舞，深得其樂，憂患來臨，一笑置之。他的這種魔力就是我這魯拙之筆所要盡力描寫的，他這種魔力也就是使無數中國的讀書人對他所傾倒，所愛。

慕的。

本書所記載的是一個詩人、畫家與老百姓之摯友的事蹟。他感受敏銳，思想透澈，寫作優美，作為勇敢，絕不為本身利益而動搖，也不因俗見而改變。他並不精於自謀，但却富有民胞物與的精神。他對人親切熱情、慷慨厚道，雖不積存一文錢，但自己却覺得富比王侯。他雖生性倔強、絮聒多言，但是富有捷才，不過也有時口不擇言，過於心直口快；他多才多藝、好奇深思，雖深沉而不免於輕浮，處世接物，不拘泥於俗套，動筆為文則自然典雅，為父兄、為丈夫，以儒學為準繩，而骨子裏則是一純然道家，但憤世嫉俗，是非過於分明。以文才學術論，他遠超過其他文人學士之上，他自然無須心懷忌妬，自己既然偉大非他人可及，自然對人溫和友善，對自己亦無損害，他是純然一副淳樸自然相，故無需乎尊貴的虛飾；在為官職所羈絆時，他自稱局促如轍下之駒。處此亂世，他猶如政壇風暴中之海燕，是庸妄的官僚的仇敵，是保民抗暴的勇士。雖然歷朝天子都對他懷有敬慕之心，而歷朝皇后都是他的真摯友人，蘇東坡竟屢遭貶降，曾受逮捕，忍辱苟活。

有一次，蘇東坡對他弟弟子由說了幾句話，話說得最好，描寫他自己也恰當不過：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牛郎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

所以，蘇東坡過得快樂，無所畏懼，像一陣清風度過了一生，不無緣故。

蘇東坡一生的經歷，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在文學上，他是個佛教徒，他知道生命是某種東西剎那之間的表現，是永恒的精神在剎那之間存在軀殼之中的形式，但是他却不肯接受人生是重擔、是苦難的說法——他認為那不盡然。至於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時光。在文學方面，他是印度教的思想，但是在氣質上，他却是道地的中國人的氣質。從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視人生，道家的簡化人生，這位詩人在心靈識見中產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觀。人生最長也不過三萬六千日，但是那已然够長了；即使他追求長生不死的仙丹露藥終成泡影，人生的每一剎那，只要連綿不斷，也就美好可喜了。他的肉體雖然會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輩子，則可成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閃亮照明、可以滋潤營養，因而維持衆生萬物。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剎那顯現間的一個微粒，他究竟是哪一個微粒，又何關乎重要？所以生命畢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盡情享受人生。這就是這位曠古奇才樂天派的奧秘的一面。

本書正文並未附有腳註，但曾細心引用來源可徵之資料，並盡量用原來之語句，不過此等資料之運用，表面看來並不明顯易見。因所據來源全係中文，供參考之腳註對大多數美國讀者並不實用。資料來源可查書後參考書目。為免讀者陷入中國人名複雜之苦惱，我已盡量淘汰不重要人物的名字，有時只用姓而略其名。此外對人也前後只用一個名字，因為中國文人有四、五個名字。原文中引用的詩，有的我譯為英詩，有的因為句中有典故，譯成英詩之後古怪而不像詩，若不加冗長的註解，含義仍然晦澀難解，我索性就採用散文略達文意了。

林 語 堂

目錄

譯者序

原序

卷一 童年與青年

- | | | |
|-----|-------|----|
| 第一章 | 支忠公 | 四九 |
| 第二章 | 眉山 | 三九 |
| 第三章 | 童年與青年 | 二七 |
| 第四章 | 應試 | 三 |
| 第五章 | 父與子 | 一 |

卷二 壯年

- | | | |
|-----|-------|----|
| 第六章 | 神、鬼、人 | 六三 |
|-----|-------|----|

五一

第七章	王安石變法	八一
第八章	拗相公	一〇五
第九章	人的惡行	一三一
第十章	兩兄弟	一四一
第十一章	詩人、名妓、高僧	一四九
第十二章	抗暴詩	一七七
第十三章	黃樓	一八九
第十四章	逮捕與審判	一九九

卷三 老練

第十五章	東坡居士	二二九
第十六章	赤壁賦	二三五
第十七章	瑜珈與鍊丹	二四五
第十八章	浪跡天涯	二五九
第十九章	太后恩寵	二七一
第二十章	國畫	二八七

第二十一章 謙退之道 二九九
第二十二章 工程與賑災 三三三
第二十三章 百姓之友 三三九

卷四 流放歲月

第二十四章 二度迫害 三三九
第二十五章 嶺南流放 三五三
第二十六章 仙居 三六九
第二十七章 城外 三七九
第二十八章 終了 三九三
附錄一 年譜 四〇五
附錄二 參考書及資料來源 四〇八

卷一 童年與青年

宋仁宗景祐三年至嘉祐六年

(西元一〇三六年——一〇六一年)



第一章 文忠公

要了解一個死去已經一千年的人，並不困難。試想，通常要了解與我們同住在一個城市的居民，或是了解一位市長的生活，實在嫌所知不足，要了解一個古人，不是有時反倒容易嗎？姑就一端而論，現今仍然在世的人，他的生活尚未完結，一旦遇有危機來臨，誰也不知道他會如何行動。醉漢會戒酒自新，教會中的聖人會墮落，牧師會和唱詩班的少女私奔。活着的人總會有好多可能的改變。還有，活着的人總有些秘密，他那些秘密之中最精彩的，往往在他死了好久之後才會洩露出來。這就是何以評論與我們自己同時代的人是一件難事，因為他的生活離我們太近了。論一個已然去世的詩人如蘇東坡，情形便不同了。我讀過他的札記，他的七百首詩，還有他的八百通私人書簡。所以知道一個人，或是不知道一個人，與他是否為同代人與否，沒有關係。主要的倒是是否對他有同情的了解。歸根結底，我們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們只能完全了解我們真正喜愛的人。我認為我完全知道蘇東坡，因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為我喜愛他。喜愛哪個詩人，完全是由於哪一種癖好。我想李白更為崇高，而杜甫更為偉大——在他偉大的詩之清新、自然、工巧、悲天憫人的情感方面更為偉大。但是不必表示什麼歉意，恕我直言，我偏愛

的詩人是蘇東坡。

在今天看來，我覺得蘇東坡偉大的人格，比中國其他文人的人格，更為鮮明突出，在他的生活和作品裏，顯露的越發充分。在我頭腦裏，蘇東坡的意像之特別清楚明顯，其理由有二。第一，是由於蘇東坡本人心智上才華的卓越，深深印在他寫的每一行詩上，正如我所看見的他那兩幅墨竹上那烏黑的寶墨之光，時至今日，依然閃耀照人，就猶如他蘸筆揮毫是在頃刻之前一樣。這是天地間一大奇蹟，在莎士比亞的創作上，亦復如此。莎翁詩句的遒健，是來自詩人敏感的天性與開闊豁達的胸襟，至今依然清新如故。縱然有後代學者的鑽研考證，我們對莎士比亞的生活所知者仍極稀少；可是在他去世四百年之後，由於他作品中感情的力量，我們却知道了他的心靈深處。

第二個理由是，蘇東坡的生活資料較為完全，遠非其他中國詩人可比。有關他漫長的一生中，多姿多彩的政治生涯那些資料，存在各種史料中，也存在他自己浩繁的著作中，他的詩文都計算在內，接近百萬言，他的札記、他的遺墨、他的私人書信，在當代把他視為最可敬愛的文人而寫的大量的閑話漫談，都流傳到現在了。在他去世後百年之內，沒有一本傳記類的書不會提到這位詩人的。宋儒都長於寫日記，尤以司馬光、王安石、劉摯、曾布為著名；勤奮的傳記作者如王明清、邵伯溫。由於王安石的國家資本新法引起的糾紛，和一直綿延到蘇東坡一生的政壇風波的擾攘不安，作家都保存了那一時代的資料，其中包括對話錄，為量甚大。蘇東坡並不記日記。他不是記日記那一類型的人，記日記對他恐怕過於失之規律嚴正而不自然。但是他寫札記，遇有遊

山玩水、思想、人物、處所、事件，他都筆之於書，有的記有日期，有的不記日期。而別人則忙於把他的言行記載下來。愛慕他的人都把他寫的書簡題跋等精心保存。當時他以傑出的書法家出名，隨時有人懇求墨寶，他習慣上是隨時題詩，或是書寫雜感評論，酒飯之後，都隨手贈與友人。此等小簡偶記，人皆珍藏，傳之子孫後代，有時也以高價賣出。這些偶記題跋中，往往有蘇東坡精妙之作。如今所保存者，他的書簡約有八百通，有名的墨蹟題跋約六百件。實際上，是由於蘇東坡受到廣泛的喜愛，後來才有搜集別的名人書札題跋文字印行的時尚，如黃山谷便是其一。當年成都有一位收藏家，在蘇東坡去世之後，立即開始搜集蘇東坡的墨蹟書簡等，刻之於石、拓下榻片出賣，供人做臨摹書法之用。有一次，蘇東坡因對時事有感而作的詩，立刻有人抄寫流傳，境內多少文人爭相背誦。蘇東坡雖然發乎純良真摯之情，但內容是對政策表示異議，當時正值忠直之士不容於國都之際，當權者之憤怒遂集於他一人之身，情勢嚴重，蘇東坡幾乎險遭不測。他是不是後悔呢？表面上，在他的貶謫期間，對不够親密的朋友他說是已然後悔，但是對莫逆之交，他說並無悔意，並且說，倘遇飯中有蠅，仍須吐出。由於他精神上的坦白流露，他也以身列當時高士之首而自傷，在與心地狹窄而位居要津的政客徒然掙扎了一番之後，他被流放到中國城外的蠻荒瓊崖海島，他以坦蕩蕩之胸懷處之，有幾分相信是命運使然。

像蘇東坡這樣的人，生活中竟有如此的遭遇，他之成為文人竊竊私語的話柄，尊重景仰的話題，尤其是在去世之後，乃是自然之事。若與西方相似之人比較，李白，一個文壇上的流星，在剎那之間壯觀驚人的閃耀之後，而自行燃燒消滅，正與雪萊、拜倫相近。杜甫則酷似彌爾頓，既

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長者，學富而文工，以古樸之筆墨，寫豐厚之情思。蘇東坡則始終富有青春活力。以人物論，頗像英國的小說家賽克瑞（Thackeray），在政壇上的活動與詩名，則像法國的雨果，他具有的動人的特點，又彷彿英國的約翰生。不知為什麼，我們對約翰生的中風，現在還覺得不安，而對彌爾頓的失明則不然。倘若彌爾頓同時是像英國畫家根茲博羅，也同時像以詩歌批評英國時事的蒲普，而且也像英國飽受折磨的諷刺文學家綏福特，而沒有他日漸增強的尖酸，那我們便找到一個像蘇東坡的英國人了。蘇東坡雖然飽經憂患拂逆，他的性情更趨溫和厚道，並沒變成尖酸刻薄。今天我們之所以喜愛蘇東坡，也是因為他飽受了人生之苦的緣故。

中國有一句諺語，就是說一個人如何，要「蓋棺論定」。人生如夢，一齣戲演得如何，只有在幕落之時才可以下斷語。不過有這種區別——人生是如同戲劇，但是在人生的戲劇裏，最富有智慧與最精明的伶人，對於下一幕的大事如何，也是茫然無知。但是真正的人生，其中總包含有一種無可避免的性質，只有最好的戲劇才庶乎近之。因此在給過去的人寫一本傳記時，我們能把一場一場已經完成的戲，逐一觀看，觀看由人內在的氣質與外在的環境所引起的必要的發展，這自然是一項重大的方便。在我將蘇東坡傳各章的資料鑄研完畢之後，並且了解了為什麼他非要有某些作為不可，為什麼非要違背他棄官歸隱的本意，我覺得自己好像一個中國的星象家，給一個人細批終身，預卜未來，那麼清楚，那麼明確，事故是那麼在命難逃。中國的星象家能把一個人的一生，逐年斷開，細批流年，把一生每年的推算寫在一個摺子上，當然卦金要遠高出通常的卜卦。但是傳記家的馬後課却總比星象家的馬前課可靠。今天，我們能夠洞悉蘇東坡窮達多變的一